**香港的一个面向**

**——《似水流年》，三十年后忆相知**

香港有许多个面向：经济、金融的面向，贸易、航运的面向，即便在电影里，还有武侠、黑帮又或者温柔坚强的小猪麦兜这些截然不同的面向。《似水流年》是香港导演严浩1984年的电影作品，自上映至今整整三十年。三十年间，香港变了多少，大陆又变了多少？影像是时代的截面，允许我们窥探她的欢喜和哀愁。

电影说了一个“归来”的故事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，人事已非，还有什么好说？电影中归来的女子名叫珊珊，从香港回到潮汕乡村，拜祭故去的祖母。祖母已逝，她的确是来迟了。所幸，还有朋友可见。青梅竹马的三个人呵，当年一起放风筝的小伙伴。看得出她曾喜欢过憨厚的孝松，可最后嫁给孝松的是阿珍。当然，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虽然阿珍一直吃着她的醋。

珊珊漂亮，能干，能带着家乡小学的一大班孩子去广州开眼界。她可以每年画一张爸爸的照片给奶奶看，向老人隐藏儿子其实早已去世的消息；也可以一次次和暴躁的妹妹联络，希望姐妹俩能放下仇怨、相依为命。她是个好孙女、好女儿、好姐姐。

可她唯独做不好自己。都市的尔虞我诈让她疲惫不堪，爱情除了留给她两次堕胎的伤痕以外别无他物。她可以安慰自己或者向别人解释，这是她的倔强、她的坚持，可如何能够骗得了自己？她像风筝，线却断了。

阿珍也很厉害，年纪轻轻就做了校长，是国家干部。老公知根知底，待她很好。女儿乖，学生聪明好学，称得上是顺风顺水。可有时候、也就那么偶然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生活平淡得好像没有放盐。她像不小心飞进屋子的鸟儿，怎么飞也飞不出去。

远道而来的好朋友提议带学生去看看大城市，她透着那么一丝不情愿，怕自己会被太严重地比下去。她始终担心老公会心里一直惦着珊珊，于是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宣誓自己的主权。她怕离婚，怕生活改变，却又羞涩地换上珊珊给的睡衣，想漂亮那么一点点。

三十年前，经济富足、内心迷惘的，是香港的她；生活简陋、心灵相对安宁的是内地的她。结尾处，香港的她虽然留着眼泪，但还是把自己的围巾留给了内地的她——让自己的一点温度留在这片故土之上，慰藉故人，也给自己一个坚强的证据。

倘若是三十年后呢？两个她有了越来越相似的迷惘，谁还能给谁慰藉？也许珊珊会嫌弃阿珍的校长作风，不愿意再跟她说体己的话。也许阿珍会觉得珊珊太疯狂，想要的太多，根本是自己毁了自己。可她们会忘了么，曾经的青梅竹马。

电影终究是摄影机的游戏。在《似水流年》里，它喜欢静静地呆着，看汽车、帆船、人们从镜头前经过。山色空濛，老树幽幽，它都不以为意。它等着时间经过，也等着人们有一天彼此原谅，相爱相知。